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孟子一

題辭

陳丈言孟子趙岐所注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氣悶人

東漢文章皆如此卓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

明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希真説孟子對梁惠王以仁義章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説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説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葢縁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賀孫

説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

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賀孫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

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説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説得斬釘截鐵賀孫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説愛之理方説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説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概説

道理只渾淪説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説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説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説得渾淪開闊無病知言説理是要親切所以多病賀孫

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説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説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

處之使得其冝者則在内也曰仁言心之徳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説義而已曰然程子説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説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大抵説得寛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説得親切又覺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説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須説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説義理只與説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説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説得近傍然也只似説夢

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幾之子據本傳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自是着說與人廣

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

在外之事說看甚麽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時舉録畧别出

至之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甞相離也時舉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説到處置合宜處也側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心自是有制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節

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為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之分其爭毫釐范氏只為説不到聖賢地位上盖義者利之和也謨○集義

王立於沼上章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又說寡人願安承教一章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文蔚

寡人之於國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燾

晉國天下莫强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歛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德明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

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 人傑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出卿煞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 伯羽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甞言也謨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僩

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爲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爲其仁之術也振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

之觳觫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植○時舉錄詳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

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時舉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方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

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
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
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
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
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
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
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廣
黄先之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

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

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節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效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方是德明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見孟子於義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為甚嚴至於顧鴻雁麋鹿之樂與好世俗之樂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順而導之以與民同樂之意至於誤認移民移粟以為盡心而不能制民之產以行仁政徒有愛牛之心而不能推廣以行仁政故開導誘掖以先王之政可謂詳明至皆未見所疑處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生却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晉猶尚請命於周曰三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是如温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不是便以為天命之改曰至見得未甚明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

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至。集義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

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謨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説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

之大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問交鄰國有道章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

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謨

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寛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祗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説其規模氣象如此時舉録作有大小耳○至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

孟子只是說大概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大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好去偽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

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仔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説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説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賀孫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

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可學

問湯放桀章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節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近思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

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内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别盖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淳。寓録同

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而賊仁則

害了本心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力行

問賊仁是絶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彞倫如臣弑君子弑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絶滅天理是傷敗彞倫曰傷敗彞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絶害天理了義剛録云傷敗彞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紾兄之臂踰東家墻底便是絶滅天理

丹書怠勝敬者滅即

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説賊仁是就心上説其實賊義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淳。義剛録同

為巨室章

問教玉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説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

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慙於孟子曰既

做得不是説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温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温公信孟子改爲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温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記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爲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爲侯三十六年乃稱王遂爲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爲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王

冢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溫公取竹書不信史記此一段却是僩。此條有誤當從春秋解後序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

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麽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他録作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張了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

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内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賀孫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柰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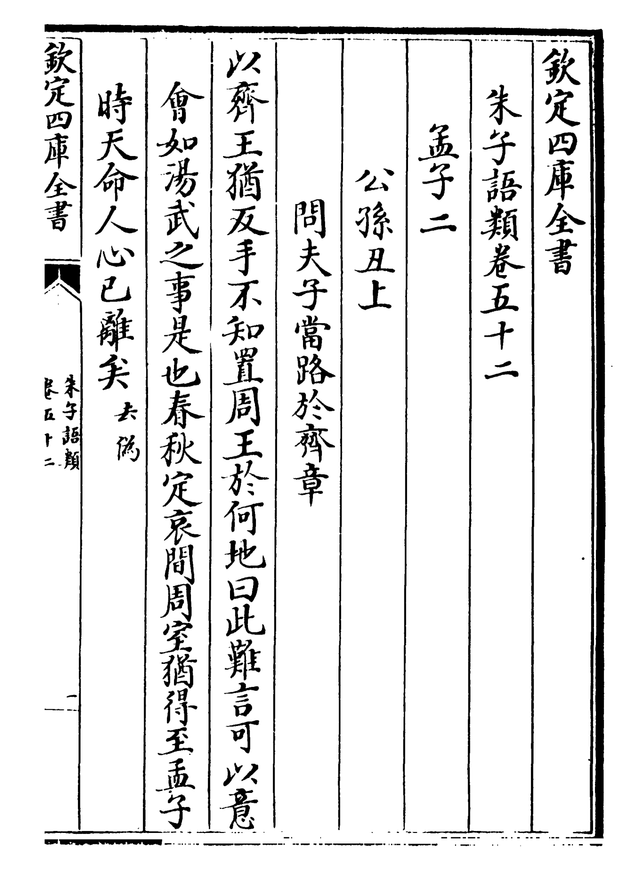
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時舉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

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踈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 賀孫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孟子二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意會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去偽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樂毅統六國之師長驅入齊○蓋卿

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

閎祖

孟子之不動心非如揚雄之說霸王不異矣蓋言由此可以行霸王之事公孫丑見其重大恐孟子或懼而動心德明

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當甚閒事因論知言養氣德脩謂養氣為急知言為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
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
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文蔚
先生問趙丞看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畧見得分明曰公
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
怯懾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
方敢不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所以不動心之故公
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

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爲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而俯不怍趙又問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須逐項理會理會這一項時全不知有那一項始得讀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别項這裏一字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字一句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句如不動心一段

更着仔細去看看着方知更有未曉處須待十分曉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看別處去因云横渠語録有一段說讀書須是成誦不成誦則思不起直須成誦少間思量起便要曉得這方是浹洽賀孫

先生問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答云云先生曰公孫丑初間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

有於是又舉北宫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强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 賀孫

器之問不動心一條曰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足賀孫

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麤法或强制不動金録作𢦤身不可知或臨大事而金録作不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如北宫黝之勇一作養勇否曰然謨○去偽同

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閎祖

北宫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德明

孟施舍北宫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德明

問集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德明

問集注云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這箇雖無事實儒用録云此因孟子說處文義推究亦無事實可指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

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閎祖録云便見得他有箇緊把定底意思又把孟子北宫黝來比便見他篤信聖人處夔孫。儒用録云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閎祖畧

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孟施舍譏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

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宫黝皆只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宫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去偽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宫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是畏三軍者爾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去偽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閎祖

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僩

令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

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淳

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將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耳 謨○去僞同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

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説話自脩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説話言只似道理字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德明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别處

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

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

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今人之言皆是○端蒙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

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擇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着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語言更不去

管內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內面更不管外面_泳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嘗見陸子静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至云陸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

便是先生又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至

林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爾又問浩然之氣便是西銘意思否曰考論文義且只據所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引外說枝蔓游衍反為無益如論浩然之氣便直看公孫丑所問

意思如何孟子所答如何一一徑理會去使當時問答之意一一明白了然後却更理會四旁餘意未晚今於孟子之意未能曉得又却轉從别處去末梢都只恁休去又問詖淫邪遁之意如何辨别曰詖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概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爲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爲蔓衍推之愈闊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

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托施由親始之言栽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又問性善之論與浩然之氣如何曰性善自是性善何與於此方理

會浩然之氣未有一些涯際又却説性善又如適東西銘之問也譬如往一處所在路留連濡滯正所要往之地愈不能達何如且一徑直截去到此處了却往他所何害此為學者之大病 謨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㸃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臓皆是從這上生出來 夔孫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 炎

志動氣動志升卿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卓

李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淳

鄭太錫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

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麄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為所動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喫一跌氣便

一暴則其心已打動了賀孫

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功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着方始德不孤胡泳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德明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功夫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志一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端蒙

既持其志不必言無暴其氣可也然所以言者聖賢有

這物便做這事公孫丑猶疑而問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持其志只是輕輕地做得去無暴其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凡人縱之節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

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時舉

先生問公每讀毋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别有箇養心持者把提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當樂時也須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毋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而喜與喜

之過分不當怒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其節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麤也卓

或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曰人當持其志能持其志則氣當自清矣然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無暴其氣聖賢之言不偏於一類如此蓋恐人專於志而畧於氣故也正如說必有事焉又說勿正說心勿忘又說勿助長皆此意也問伊川論持其志曰只

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生曰此亦似涉於人為然程子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學者不恁地不得因舉程子云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問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曰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然此理既熟自是放出但未能得如此耳人傑

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

蓋卿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

升卿

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又添入一動字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

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謨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卓

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梧之際所以易動得

心曰便是淳

知言知理也節

知言然後能養氣閎祖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人傑

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僴。人傑同録作得失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僴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

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人傑。去偽同

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做得曰豈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德明

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壽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

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群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 端蒙

胡文定說知言知至也養氣誠意也亦自說得好 木之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閎祖

問知言在養氣之先如何曰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爲外如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言亦謂是在外事更不管着只強制其心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爲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如詖淫邪遁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

其心其字便是謂他人也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胷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因論奏事而言問此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沙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別有援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為任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遺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便了却項羽却較容易然

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禽也德明。今按聞他人言之說與集注異

有問知言先生曰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做言看做外面看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坐中有聶尉亦建昌人與謙言先生向日說傅子囦是天理戰罷人欲宅眷又云傅子囦是擔著官綱擔子到處胡撞人胡把戲人謙

氣一氣浩然之氣義理之所發也閎祖

浩然之氣是養得如此 方子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荅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荅本文看之便見得仔細 謨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

肉身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　閎祖

問浩然之氣是禀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　夔孫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禀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項看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禀只因說不動心滚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慑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

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晩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

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麄麄

似顔子顔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顔子聖人也 僩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禀氣亦自不同有禀得盛者則為人强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禀得弱者則委靡巽懦都不

解有所立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廣

或問浩然之氣是天地正氣不是粗厲底氣曰孟子正意只說人生在這裏便有這氣能集義以養之便可以充塞宇宙不是論其粗與細正與不正如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理如此若論盜跖便幾於無此心矣不成孟子又說箇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

問浩然之氣曰這箇孟子本說得來粗只看他一章本

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麤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箇麤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麤豪者耳　僩

浩然之氣一章說得稍麄大意只是要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氣便浩然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我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自家有道理對着他沒道理何畏之有　閎祖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説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説将来只是箇不怕但二字不怕得麄孟子不怕得細或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虚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貼起来便自張王去聲皆辯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来又曰若説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滚發出来思之一滚發出来説得道理好襯

貼字說配字極親切（從周。○蓋卿録云先生因舉延平之言曰配是襯貼起來若道

箇襯貼却是兩物道義與氣只是一滚發出來思之一滚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却說得配字親切

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只是襯貼不是兩物相襯貼只是一滚發出來但道理得此浩然之氣襯貼起方

有力量事可擔當若無是則餒矣又曰義與道若無浩然之氣襯貼起縱有一二合於道義未免孤單後

蓋卿録震録記黎季成所問兩條疑同聞而有詳畧）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僩）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

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氣又不是别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幹

問養氣一章皆自大學誠意一章來曰不必說自那裏來只是此一箇道理說來說去自相湊着　道夫

問向看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道夫因誦其所謂浩然之說先生謂也是恁地

只是不要忙不知此語是為始學者言養氣之理如此曰不是恁地這工夫是忙不得他所以有勿忘勿助長之論 道夫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睟然見面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

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細攷之當初不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脱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語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怍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

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恧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恧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欿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欿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行則有佩玉

貴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厲氣否曰亦
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
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為主無暴其氣孟
子當初乃剩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辯問集義到
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為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
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
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無
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

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與道義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　淳

厚之問浩然之氣迫於患難方失曰是氣先歉故臨事不能支梧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猶江海浩浩　可學

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

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因舉屏山喜孫寶一段可學

問上蔡嘗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切謂夜氣清明以至平旦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之語看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

則其氣浩然天下大事何所做不得又問浩然之氣原本在於至大至剛若用工處只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若曰勿忘勿助長亦只是涵泳底意思用工全在集義 佐

信州刊李復滈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麄却盡此章之意前輩說得太高如龜山為某人作養浩堂記都說從別處去 閎祖

孟子養氣一段某說得字字甚仔細請仔細看

浩然之氣須是識得分明自會養得成若不見得直是

是直是非欲說不說只恁地含含胡胡依違鶻突要

說又怕不是這如何得會浩然人自從生時受天地

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沒分曉漸漸衰

颯了又不然便是行有不慊於心氣便餒了若見得

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怍這氣自

浩然如豬胞相似有許多氣在裏面便恁地飽滿周

徧若無許多氣便厭了只有許多筋膜這氣只論箇浩然與餒又不然只是驕吝有此〻善只是我自會更不肯向人說恁地包含這也只會餒天地吾身之氣非二 賀孫

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 僩

問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絶句如何曰此是趙岐說伊川從之以某觀之只將至大至剛爲絶句亦自意

義分明燀曰如此却不費力曰未可如此說更宜將伊川之說思之燀

問程子以直字為句先生以以直字屬下句曰文勢當如此說若以直字為句當言至大至剛至直又此章前後相應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縮後言配義與道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大抵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通貫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也人傑

古注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爲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爲一句今人説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煆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説於心得其正時識

取曰是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王德脩云伊川却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曰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甚麄易却說得細文蔚

伯豐問至大至剛以直字自絶句曰古注如此程氏從之然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屬下句不是言氣體正是説用工處若只作養而無害却似秃筆寫字其話没頭觀此語脉自前章縮不縮來下章又云是集義所生義亦是直意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知是道用功夫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連上句亦得但避大學正心字故將心字連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義古注正字作望字解如將心勿忘屬上

文勿助長屬下文亦不須如此只是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强探力取氣未能養遽欲加人力之私是為揠苗而已(僩。饒錄云至于期望不得浩然時却未能養遽欲强加力作弄要教浩然便是助長也)

黎季成問伊川於以直處㸃句先生却於剛字下㸃句曰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

是將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王所謂配合而助之者乃是貼起來也先生作而言曰此語若與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之蓋卿

黎季成問至大至剛以直三者乃氣之本體闕一不可三者之中直字尤切今集注卻似以直來養此氣曰不用直卻着甚底來養黎云集義工夫是養曰義便是直此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

處所謂浩然之氣麄說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無所疑畏故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來只是說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麄曾子不怕得細膩黎又問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切疑配字罕有以助為釋者曰公如何說正好商量曰浩然之氣集義而成者其用則無非義其體則道也曰却如何是合曰浩然之氣與道義無間異曰如此則是無分别此一段都緩慢了公歸去仰卧思量心必不安黎又

云先生之意甚明切某所疑配字非助曰此謂道義得浩然之氣助之方有張王如以一桅水撓一桅水則剛果勇決無所疑憚有以任重做得去若箇人做得一件半件事合道義而無浩然之氣來配助則易頹惰了未必不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做大丈夫不得又云助字釋配字乃得之李先生云助是陪貼底字先生又曰某解此段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天厭之又曰無此氣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震

遺書以李端伯所録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録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説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説正相抵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觧直養之説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覆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

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别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謨

問明道以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曰看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所謂以直者但欲其無私意耳以前頭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底意思氣之體段本自剛大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蔽了他一箇大

底體段故孟子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妄有作為以害其本體如明道所說真箇見得孟子本意又云伊川為人執便道是先兄無此言也

問伊川作以直點如何曰氣之體段若自剛大外更着一兩字形容也得然工夫却不在上面須要自家自反而直然後能養而無害也又問詖淫邪遁曰詖只是偏詖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孑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

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
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
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
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
自知去不得便别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
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
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
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

而壞矣因云孟子是甚麽底資質甚麽底力量却纎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時舉。[植同]

王德脩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

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徳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徳不孤孔子説或三或五豈有定例據某看得孟子只説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養此剛大須是直行有不慊於心是不直也便非所以集義浩然從何而生曾子説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亦此類也如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勿正是勿必此浩然之生也正待也有期必之意公羊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古語有然心勿忘是勿

忘此義也勿助長是勿助此氣也四句是籠頭說若論浩然之氣只是剛大養之須是直蓋以直只是無私曲之心仰不愧俯不怍如此養則成剛大之實而充塞天地之間不難也所以必要集義方能直也𨕖山謂嫵以一物養一物及他說又自作直養某所以不敢從伊川之說大雅

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

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閎祖

以直養而無害謂自反而縮俯仰不愧故能養此氣也與大學自慊之意不同自慊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要自已慊足非為人也謨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摶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歳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德明

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

只是集義 炎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

地乃其效也問塞乎天地氣之體段本如此充養到

浩然處然後全得箇體段故曰塞乎天地如但能之

恐有誤字 所謂推之天地之間無往而不利恐不然曰至

塞乎天地便無往不可 德明

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

之正氣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氣亦同

又問塞莫是充塞否曰是遍滿之意也去偽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

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文蔚錄云塞天地只是氣魄大如所謂氣蓋世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問塞乎天地之間是元氣體段合下如此或又言只是不疑其行無往不利何也曰只為有此體段所以無往不利不然須有礙處問程子有物始言養無物養

箇甚此只要識得浩氣體段否曰只是說箇大意如此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改了只作充塞横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其曰天地之塞是用孟子塞乎天地其曰天地之帥是用志氣之帥也德明

氣只是這箇氣才存此心在此氣便塞乎天地之間泳

問人能仰不愧俯不怍便有充塞天地底氣象否曰然才有不慊於心便是餒了廣

上章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饑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德明

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淳

鄭問配義與道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須思是養得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

助也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鄭云莫是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底意思否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所謂氣者非干他事只是自家平時仰不愧俯不怍存養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之遇事自然敢為而無畏怯若平時存養少有不足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卓賀孫同

或問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曰如今說得大錯不肯從近

處說且如配字是將一物合一物義與道得此浩然之氣來貼助配合自然充實張王若無此氣便是餒了至大至剛讀斷以直養而無害以直方能養得便是前面說自反而縮道理是集義所生是氣是積集許多義理而生非是將義去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麄說只是中有主見得道理分明直前不畏爾孟施舍北宮黝便麄糙曾子便細膩爾謨

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

天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
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
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
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
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
義 端蒙
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是自家身
上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

自氣如何能助得他又曰只有氣魄便做得出問氣是合下有否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　夔孫

養氣章道義與氣不可偏廢雖有此道義苟氣不足以充其體則歉然自餒道義亦不可行矣如人能勇於有為莫非此氣苟非道義則亦强猛悍戾而已道義而非此氣以行之又如人要舉事而終於委靡不振者皆氣之餒也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

解正字看來正是如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為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複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患言意先後各有重輕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數子所為本不相侔只論養勇借彼喻此明其所養之不同爾正如公孫丑謂夫子過孟賁遠矣孟賁豈孟子之流只是言其勇爾　謨

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强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

道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疑滯尚何恐懼之有 謨

問配義與道曰此爲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他 夔孫

配義與道只是説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卻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 賜

配義與道道是體一事有一理是體到隨事區處便是義 士毅

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

廣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可學

氣義互相資可學

問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爾曰是又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

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義剛

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炎謂此一句從來說不分曉先生作合而有助便覺得賓主分曉工夫亦自有徑捷曰語意是如此氣只是助得道義炎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氣以配之則道義無助輝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

氣耳譬如利刀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刀何為力行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氣怯更貼襯義理不起閎祖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者若

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　端蒙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此氣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

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麄處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推他勢他雖有些小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他 僩

或問配義與道蓋人之能養是氣本無形聲可驗惟於

事物當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得見其行之勇斷之決緣這道義與那氣厮合出來所以無是餒也曰更須仔細是如此其間但有一兩字轉換費力便說意不出又問後面說集義所生這箇養氣底規模如何下手都由酬酢應接舉皆合義人既如此俯仰無愧所以其氣自然盛大流行（燾録云問養氣曰酬酢應接舉皆合義則俯仰並無愧怍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曰這後方可說配義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間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

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　胡泳

李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曰下面如何便說集義所生曰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會行這義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生正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

做得去若無氣餒雖自見得合做事却做不去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着將道理養到浩然處賀孫

問前賢云譬如以金為器器成方得命為金器舊聞此說遂謂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而言先生曰不知當時如何作如此說力行

孟子做義上工夫多大小大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 去偽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 恪

或問集義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 蓋卿

或問集義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怍因云如此一章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恁地多後來看得無些子窒礙 賀孫

問集義曰集猶聚也處物為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

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謂之集義

或問伊川義莫是中理否此理如何曰如此說却是義在外也蓋有是有非而我有以處之故為義端蒙

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摶出此氣也震

養浩然之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氣不是平常之氣集義以生之者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

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義以養氣也配義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為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為主配作隨底意思以氣配道義必竟以道義為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着道義謨

或問是集義所生者一句曰是集義者言是此心中分別這是義了方做出來使配合得道義而行之非是自外面襲得來也生字便是對取字而言卓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吕子約亦是如此數揖價說不了某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頽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别說若只管

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着一隻袴要東又牽了西要西又牽了東更行不得胡泳

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自少時壊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麤氣便是北宫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

是不可只畧獵涉說得去便是了淳

問孟子養浩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祗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大抵看聖賢文字須要會得他這意若陷在言語中便做病來道夫

集義故能生浩然之氣問何以不言仁曰浩然之氣無他只是仰不愧俯不怍無一毫不快於心自生浩然

之氣只合說得義義便事事合宜德明

問一之看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如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淳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

致知茍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將以為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鋭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鬬敵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

顧義理如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養自反而縮只是理會得道理是當雖加齊卿相是甚做不得此章正要反覆仔細看公孫丑如何問孟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便以志為至以氣為第二等事故又問何故又要無暴其氣孟子方告之以不特志能動氣而氣亦能動志也氣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飲酒固

能動志然茍能持其志則亦不能動矣侍坐者有於此便問直方大如何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去下梢此處未明彼又不曉一切泛然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侯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所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閒處留滯則所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

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謨

養氣一段緊要只在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自反而縮等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其語勢如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却不是說有無四體底人言此氣須是集義方生得不是一旦向義外面去襲取得那氣來教恁地浩然植

問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如何曰此

是反覆說正如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積集衆義所生非是行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浩然之氣我所固有者也㡌

問集義是以義為内義襲是以義為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北宫黝孟施舍之勇亦自心生又問集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以掩襲於外

而得之曰集義是集衆義故與只行一事相對說襲猶兵家掩襲之襲出其不意如刼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集工夫者也 人傑

非義襲而取之謂積集於義自然生得此氣非以浩然為一物可以義襲取之也 德明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須是積習持養則氣自然生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已也

閎祖

問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曰今說集義如學者工夫須是於平日所為之事求其合於義者而行之積集既久浩然氣自生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耳襲如用兵掩襲之襲猶曰於一事一行之義勇而為之以襲取其氣也人傑

正淳問非義襲而取之如何曰所謂義襲而取之者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

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若集義者自非生知須是一一見得合義而行若是本初清明自然行之無非是義此舜由仁義行者其他須用學知凡事有義有不義便於義行之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如金溪之學向來包子只管說集義襲義某嘗謂之曰如此說孟子孟子初無襲義今言襲義却是包子矣其徒如今只是將行得一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

多少精神乃是告子之意但其徒禁錮着不說出來
僩
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
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
蓋卿
問無浩然之氣固是襯貼他義不起然義有欠闕即氣
亦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竊謂氣與義必相
須曰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

然之氣　德明

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行不得　可學

問明道說浩然之氣曰一為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矣據孟子後面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先生解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體自有所不充只是說所行不義則歉然而餒今說蔽字則是說知之意不知何如曰蔽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通不息一為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

以麄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纔被漢王數其罪十便覺沮去不得了廣

問集注云告子外義盖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屛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静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静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静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德明○集注非定本

養氣二項敬以直内必有事義以方外集義○方

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自當就未發處說養志莫如敬以直內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交養不可說孟子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為此言也

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做如主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僩

鄭天禧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當作絕句否曰元舊是恁地讀卓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言正心自與大學語脈不同此正字是期待其效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似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古人自有這般語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賀孫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云不可望其福雖說意麄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揠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洽曰先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工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

義則并與其意而失之耳　洽

必有事焉而勿正有事有所事也正預期也言人之養氣須是集義茍有未充不可預期其效而必强為以助其長也　端蒙

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　謨

勿正所以為預期者亦猶程子所謂思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之之意歟曰程子此言稍寬今以正為預期者却有引據所謂戰不正勝是也　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饒本作集義中小節目

不要等待不要催促淳

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閎祖

集義如藥頭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閎祖

必有事焉謂有所事只是集義也正則有所待蓋必之之意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揠苗者也德明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為是了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善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不見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 恪

勿正心勿期其浩然也勿忘者勿忘其下工夫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强爲不畏之形節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强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强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强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

升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纔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未梢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端蒙

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

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必大

問須期其效如何曰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他如種木焉自是生長不必日日看覷他若助長直是拔起令長如今説不怕鬼本有懼心强云不懼又如言不畏三軍者出門聞金鼓之聲乃震怖而死事見孟子注須積習之功至則自然長不可助長也德明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

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端蒙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章曰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為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為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

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又云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養得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重那个自輕如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為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此見

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箇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又云心有所主宰則氣之所向者無前所謂氣蓋世之類是也有其心而無其氣則雖十分道理底事亦有不敢為者氣不充也卓

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

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着力得苗固不可揠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今謂克治則用嚴養氣則不可助長如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功 僴

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

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

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着西頭南頭築着北頭七穿

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大必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字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着便應通

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着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　僩

侯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爲況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當時於此言下有省某甚疑此語

引得不相似必有事是須有事于此勿正心是不須
恁地等待今說擬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言
行須擬之而後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
去此語似禪某不敢編入精義義剛○可學錄云擬心則差是借語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據孟子只是養氣
節次近世諸儒之語把來作一段工夫莫無妨否曰
無妨只看大意如何曰諸儒如此說雖無害只是孟
子意已走作先生解此却好曰此一段趙岐注乃是

就孟子說只是頗緩慢可學

必有事焉而勿正却似鳶飛魚躍之言此莫是順天理自然之意否曰孟子之說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了又看程先生說便見得孟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却有一箇自然底氣象去偽

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着相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

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夔孫

韓退之詩云强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也雖强支撑起來亦支撑不得所謂揠苗者也閎祖○雉録見語類

或問知言養氣一章曰此一章專以知言爲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辯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

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辯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而今人多見理不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又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某向來只以為是他承上文方論氣

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燾

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陂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淳

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是見
水而不見岸也　夔孫

陳正己問詖淫邪遁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
之說窮遂又牽引古之人若保赤子之說為問如佛
家初說剃除髭髮絕滅世事後其說窮又道置生產
業自無妨礙　賀孫

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詖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
何故只說此四字蓋天地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

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且如十句言語四句是有詖淫邪遁之病那六句便是矣僩

或問詖淫邪遁曰詖辭偏陂之辭也見詖辭則知其人之蔽於一偏如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皆偏也淫辭放蕩之辭也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知省悟也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於道見遁辭則知其人之說窮而走也去偽

問此四辭如何分别曰詖辭乃是偏放一邊如楊氏之

仁墨氏之義蔽者蔽於一而不見其二淫者廣大無涯陷於其中而不自知邪則已離於正道而自立一箇門庭遁辭辭窮無可說又却自為一說如佛家言治產業皆實相既如此說怎生不出來治產業如楊朱云一毫何以利天下此是且分觧其說你且不拔一毫況其他乎大抵吾儒一句言語佛家只管說不休如莊周末篇說話亦此類今人與佛辨最不得便宜他却知吾說而用之如横渠正蒙乃是將無頭事

與人作言語可學

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陂之陂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如釋氏論理其初既偏反復譬喻其辭非不廣矣然畢竟離於正道去人倫把世事為幻妄後來亦自行不得到得窮處便說走路如云治生産業皆

與實相不相違背豈非遁辭乎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 璘

詖是偏陂說得來一邊長一邊短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蔽矣淫是放蕩既有所蔽說得來漸次夸張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陷矣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遁詞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

父母經皆是遁辭人傑。賜錄云詖辭是一邊長一邊短如人之跛倚緣他只見這一邊都不見那一邊是以蔽少間說得這一邊濶大了其辭放蕩便知他心陷在這裏邪說是一向遠了遁辭是走腳底話如墨者夷之云云

詖是險陂不可行故蔽塞淫是說得虛大故有陷溺邪則離正道遁則窮惟窮故遁如儀秦楊墨莊列之說皆具四者德明

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

詖而不平蔽則陷溺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
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窮窮是說
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閎祖
先之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詖辭初間只
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隔了只
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
管說得濶了支蔓淫溢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
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

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賀孫

或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曰詖字是遮了一邊只見一邊如陂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跛字亦是脚一邊長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所陷淫便是就所詖處多了被他只看得這一邊都蓋了那一邊如人攧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理詖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詖與淫

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討物理前來遮蓋

沈莊仲問詖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

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為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 文蔚

問詖淫邪遁之辭楊墨似詖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詖是偏陂不平譬似路一邊高一邊低便不可行便是蔽塞了一邊既蔽塞則其勢必至於放蕩而陷溺淫

而陷溺必至於邪僻而叛道才問着便遁而窮且如楊墨爲我兼愛之說可謂是偏頗至於摩頂放踵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便是不可行夷之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不是他本意只爲被孟子勘破其詞窮遂爲此說是遁也如佛學者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營生無非善法皆是遁也德明

淫邪辭相互可學

孟子離此四病所以知人言有四病方

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廣。士毅錄云纔高於衆人了方見得與衆人一般低立在堂下如何辨得人長短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

目　推

孟子說知言養氣處止是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往往
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
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丑又
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孟
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為已不敢當遂云姑
舍是　去偽

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

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寓

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燾

具體而微伊川言合下小是言氣禀如三月不違則有

乏處因五峰與張拭說○方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

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

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

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麽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禄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概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某舊説孟子先説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今看來他問得却自有意思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梢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大學所論自修身正心却說到致知格物蓋致知格物是末梢尖處須用自上說下來方為有序也又曰公孫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僩

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

為是心之正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亦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予燾

根本節目不容不同得百里之地而朝諸侯有天下此是甚次第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直是守得定閎祖

問夷尹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說想是如此然二子必不肯為問孟子比顏子如

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底意否曰然孟子似伊尹 僩

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壁立萬仞之氣曰然 道夫

或問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曰汙是汙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讀 去偽

古人之政不可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禮便知得當

時所施之政　淳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徳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概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徳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徳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

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

然不如前說之順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